

日常生活的冒险

译者

谢宜鹏

大江健三郎

全集

00125522

00125522

作家出版社



石化 S1255222



第一部

1

读者可曾想象过接到这样来信时的辛酸味？信上说，你的某一尽管时有龃龉，但长期来常挂心间交谊甚笃的好友，不意在某个远如火星上的共和国的哪个陌生处所，原因不明，轻生自尽了。在弱小的兽类世界，想来也有像遇到较强兽类，将其坚实头颅，如同软蜜饯似地一下咬碎一类的残酷体验，但在人类世界，以我目前的想法，即此便是辛酸不过的体验了。我所以如此说，原因是前不久收到一封由巴黎转来的短信，说我的少年友人斋木犀吉，在北非某一独立不久的国家的小城贝贾亚的旅馆浴室淋浴器龙头上投缢自缢了。

发信人是意大利国籍中年妇女 M·M。一年前她和犀吉从羽田机场同乘德国飞机出发时我曾去送别。信上说，她当天因事外出，会见通讯社方面的英国人。时过晌午，与旅馆电话联系，犀吉并无异状。说在床上打坐参禅，就某个伦理问题闭目冥想哩。傍晚时分，又挂电话，全无回音。等到 M·M 匆匆赶回，正值加比里亚人的侍者和警察一起往外抬尸体。她也只有对死者做个形式上确认的工作。这妇女，是和夫君分居的富家女，犀吉是由于

她的邀约，才和她同行作环球旅行的。这意大利妇女到底因何出外，把犀吉留在旅馆，这一点，对我来说，先就不可理解。此外，尽是可疑之点。这且不言，总之是，我的友人斋木犀吉在这个名为贝贾亚的异国异地年轻夭亡了。在贝贾亚，除了他，定然不会再有日本人，到如今，更没有哪个日本人在了。那么，他究竟在哪块坟地上，以哪种仪式掩埋入土的呢？信上还说，M·M不管遭变含悲，径自和通讯社方面的人继续旅游去了。关于斋木犀吉在贝贾亚的死，本人所知，仅此一些。至于说他在北非旅馆床上试行坐禅，看来不必深究。在意大利妇女眼中，日本人的跪坐，无异于坐禅。（但在此一年的旅途生活中，斋木犀吉是否全没开始探究禅理，苦于依据不足，无从稽考。）至于他在其短促一生的最后，究竟潜心冥思哪类伦理问题，我肯定也无从知晓了。

说起伦理问题，这斋木犀吉乃是我们年轻一代日本人，即在一九三五~四十年出生的日本人中罕见的惯于对某些基本伦理课题苦思冥想的青年。他惯常思考诸如人为何而生啦，性欲、勇气、诚实、怜悯等词语的真义啦一类问题，为此常被局外人看作为“半痴呆”。说是进大学了，过不久又中途退了学；就业没几天，又赋闲在家了。他这种与当前流行的奔竞之风格格不入的迂阔的生活方式，也由于他耽于冥想，无论是课堂，是办公室，或者警卫室（可在此犀吉也曾苦熬了将近一百天，当过深夜打零工的值夜巡警。）都不是他合适的安身处。说来他也和那达摩禅师一样，要弃绝尘世，一心去悟道。不过，他依仗这冥想癖，居然攫住了我当时年已九十的老祖父的心。祖父和斋木犀吉初会之后，几天之内，若在他俩的面庞间每次塞进个鸡蛋去，定能焐到半熟，两个人就以这样的热乎劲，言来语去，对各种伦理问题，交换看法，一下缩短了七十年的年龄差，成了推心置腹的忘年

交。记得祖父当时提到这年仅十八的斋木犀吉，说唯有这青年才是天生的哲学家；还说所谓哲学家原是两眼朝天走夜路，失足掉进窞井口那样的冥想家啊。而当我一开口讪笑他那陈腐旧套的比方时，从明治初患上小儿哮喘，几近一个世纪迁延未愈的祖父，吭吭地发出他生平第几十万次的咳嗽声，同时激动得连泪腺也忽而失去了调节机能似地说，唯有这样比喻，以含有哲理的小幽默和其他自然主义的写实手法才能道出问题的实质。落入窞井底的哲学家才真是值得敬重的人物呢。那位哲学青年，虽没读过康德，读过叔本华，可对一个哲学命题，能那样苦苦探索，那样侃侃而谈，正说明他具备哲学家的素质。祖父如此这般说了以上的一番话，接着由富山的药袋中掏出手枪丸，吞服后上床睡觉，再不想理睬我的反面意见了。大约是因为自从和那个二十世纪后半期的哲学青年攀谈之后，感到数十年来少有的精神疲劳，暴躁起来。

祖父老死时，斋木犀吉好几天哭肿了眼睛。如果祖父至今在世，听到我告知他那哲学青年自杀身死的消息，我想祖父也定会放声呜呜啜泣，引起生平最严重的小儿哮喘大发作，终至气绝而死的。事实是，祖父是在他饲养有年的老犬南洲号（在我的记忆中，它始终是条老耄不堪的母犬）死于肺肝蛭之后力竭衰老而死的。

不过，按我目前的想法，斋木犀吉这个人物单以二十世纪后半期哲学冥想家的面貌来描绘是远远不够的。哲学冥想是他日常习惯之一，但此外，他还有多种日常习惯，其中有些习惯和他的哲学者形象很不相称。由于他对待老人或动物还是个温良少年，在我祖父和狗之前，他常为自己有意造成个善良形象，把自己限制在这范围内。可是，和他具备哲学者的素质那样，他同样有犯罪者的素质。他惯于反复无常；又是个病态的说谎者；对于弱小

躯体，他直接施以暴力；对于强大躯体 则借助调唆、中伤等手法多方攻击。我之所以毫不疑心他在贝贾亚的猝死恐系他杀；也就因为斋木犀吉决不是乖乖听人谋害的弱者。在对他不抱好感的人们中间，甚至谣传着他 和哪个命案有些牵连。这点我将依次在下文介绍。对于其他较比更甚的缺德事也将一一介绍。不过，对他的美德，我将特别突出地如实反映。

关于斋木犀吉，要说最符合我印象的表现，我想在此着重介绍这个在北非贝贾亚市（由地图可知，该市位于非洲大陆北海岸。斋木犀吉和意大利妇女或是乘船渡过地中海去那儿，或是先由罗马飞往阿尔及尔，而后乘坐当时可能已由本·贝拉废止的为欧洲人和日本人特设的头等车厢的火车，去加比利亚，夹在赢得独立意气昂扬的阿拉伯人中间一起旅行吧。）上吊自杀的青年——作为冒险家的斋木犀吉。也即这个在我们没法冒险的日常生活现实世界里，仍能想方设法进行冒险的青年。其结果，斋木犀吉，在日常生活范围外，要在冒险世界中独自去闯荡，与那个富有的意大利中年妇女 M·M 动身去欧洲，其间大约还经历过无数次冒险，而后在北非的地方小城市，在淋浴器的金属莲蓬头上投缳而死。可在动身前，在其日常生活中，他已经成为冒险角逐场上的一名无可争辩的创记录的选手了。

而且，作者自身，作为这个青年之友，斋木犀吉的教练，也曾体验过日常生活这一运动场上形形色色的冒险。我在下文要写的，乃是斋木犀吉和我共同体验的日常生活真实冒险，以及他以其冥思的语调，向我叙述的他那些想入非非的冒险行为。

我在此使用了日常生活的冒险这一词语，同时设想自己把耳朵贴在吹彻过去和未来的我身内的风洞上，听到了从远方某处发出有如暴风雨将至的夜尽时在我出生的峡谷间桦树梢上呼呼作响那样的语声。这是我和斋木犀吉一生中第三次会见之夜，他喝醉

了威士忌和我谈论他对日常冒险的看法。为使读者熟悉一下斋木的谈吐态度，如果照样描摹，一般便是这样的模样。那晚他也是把斟入纯威士忌的大玻璃杯，像杂技中耍海豹那样，认真地笔直顶着，躺卧在地毯上，眯缝着眼睛，像没婴儿的年轻母亲哼唱摇篮曲似地向自己自身微笑着。可斋木犀吉的微笑，彻头彻尾是笑他自身。即使在和情人接吻时，他的微笑仍是为自身。

“你总也见过那原色动物大图鉴里的哺乳纲吧？那才是针对人类问题的关键而出版的图书之一哩。你是不用功，看来不过大致浏览一下鸟纲篇的漂亮插图吧。”时年22岁的斋木犀吉面对订于一月后25岁生日那天举行婚礼的我这样说。“即便是哺乳纲，不说那驯鹿，也不说驼鹿。既不谈脐猎，也不谈黑犀。要说插图色彩，要数袋鼠亦即负鼠等状如人类胎儿。看来实在带劲，翻阅一下也好。不过，我特别要介绍的是那家猫部分啊。那儿这样写着：猫，也和狗一样，因其使用目的差异不大，构成上的异化就少。如果照此推论，二十世纪后半期的人类，其生存目的无甚差别，构成上的异化品种就少。自然也可以说，二十世纪的人类，目的只有一个，即无论阿狗阿猫，都该毁于核炸弹，从而异化品种就少。一般说来，二十世纪后半期的人类，完全丧失掉冒险精神，他们像卫生无害的厨房间里的蟑螂，尽可逍遥自在地过活。公元一百年时，只能活上十天的人，若在如今，只要不生癌，就能寿至七十。不过，我倒要在这个日常生活的世界里冒险地生活，从而成为构成不同的另一品种的人。我还要指导你和我一道去冒险。因为你正打算结婚一类事，看来要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丧失掉你冒险家的资格啦。”

不过，尽管结了婚，我照样和斋木犀吉一起进入日常生活的大陆，开始冒险旅行。我在本书开头时说，人间的辛酸体验莫过于一个友人客死在某一不知名国家里这件事。在此之后，我的亡

友又和我一起重新生活了。比方说，在如今，我的身边仿佛响起斋木犀吉的声响：他要下车了，要和别人擦肩而过了，要和别人话别了，要去享用什么特殊的肴馔了。我感到自己仍然和斋木犀吉一起生活着。在我接打电话时，蹬自行车时，性交时，都感到我肉体内，有斋木犀吉在，在于这些事。读者是否知道郭霍^①从阿莱尔寄给弟弟的信上有如下的诗句？那是悼念他不很友善的名叫姆阿的亲戚之死的。

死者未必死
但有生者在
虽死其犹生
虽死其犹生

这诗句，我是从斋木犀吉那儿学来的。对于艺术家的活儿，他在感情上并不特别偏爱，但对郭霍的画《花树》却是另眼相看。这画以阿莱尔动人的初春天空为背景，在残雪未消的大地上，一株扁桃开花吐艳。画上注明为纪念姆阿而作，在其表姐夫姆阿逝世后，画家给他的遗孀寄去这幅画，并附上上有短诗的一封信。斋木犀吉把这画的复制品挂在他公寓的墙上。在去欧洲前，还说要去阿莱尔观光，但不知他可曾见到那棵开花的扁桃树？要把死者忘却，真也有不可能的时候，在这时，但有生者在，虽死其犹生，虽死其犹生……

2

且说在纳赛尔开战的那年冬，东京某大学二年级生的我首次和关西某私立高校三年级生的斋木犀吉会了面。记得猛一看，只

^① Gogh 荷兰画家。

觉得无论在他的脸颊处、下颚上看不到一根胡须，这印象至今萦绕心间。这次会面也是因为我们俩一道出席支援苏伊士战争的志愿军集会的缘故。这一次，这个冥想的哲学青年，整个儿迷住了我九十岁的祖父，并使他出旅费让我俩乘羊毛公司货船去苏伊士。在苏伊士战争时期去参加纳赛尔军队，不用说，是桩政治大冒险。为此，在我的族人中，知道政治冒险意味着什么的那些人，对诱使我祖父掏钱资助我们的十八岁青年的手腕，该是非常折服的吧！

在我的家族中，常有政治狂人出现。其结局，大致都在不如意的大冒险之后，没到三十岁也就丧了命。为此，那些在世的族中人，对于政治狂的批判，目光锐利，毫不假借。明治之后，我家第一个政治狂便是我伯祖父。祖父和伯祖，兄弟俩幼小时，他们的父亲原是九州某小藩属下的下级武士，等到明治维新，可说形同赘疣，由藩主开发了几个钱，一家子把全部家当推上车，动身去远在东北的旷野开垦荒地。在他俩父亲因疲惫过度早年夭亡之后，还留下一些开拓地，可不知怎的，这些土地其后都归了地主而兼营驿站纺织业的素封之家了，这才发现他们俩只是两个没出息的佃农。为此，年轻野心家的伯祖单身出海，远去美洲大陆，其后只来了一封像是说在加州葡萄园里干活儿这样的信，从此便永远消失在这一广大国度里的某一处所了。想来是作为一个年轻的心高气傲的日裔移民无所作为地死去了吧。至于我祖父，对其兄长的冒险行为作了考虑之后，也不想作为一个发生突变的农民类型了此一生，决意去日本各地流浪，探求人生真谛。到末了，他在四国的深山峡谷间——究竟探求到什么不得而知——结婚落户，生下我父亲。

再说，这位伯祖，在他还不满二十岁的一八八九年二月十一日宪法公布之日，简直欣喜若狂，奔走在开拓地的田塍上，单身

独自，祝福新日本的诞生。当时，我祖父已经意识到决不能把自身的命运和这个政治狂的兄长拴在一起，决意不和那个自诩像是当个大总统也没问题的政治狂兄长一起去美洲。这样，寿过九十的祖父，作为其口头禅的教训是：在我家的族人中，虽有政治人物诞生，但却背着危险的重压，不可能长寿到老的。话虽如此，流淌在我伯祖身上的政治人物的血，到后来，又再次显现在我父亲身上。说起来，父亲的一辈子，不外乎在中国大陆和四国的峡谷两地间作钟摆运动：在大陆，搞政治活动；回到峡谷，让妻子怀孩子。如此而已。到末了，在张作霖被炸而死的第十周，父亲在由釜山去本土的连络船甲板上，向自己头部开枪自杀，往好处说，是作为政治人物而死了。我在幼小时，还曾把这管锈坏的大号左轮手枪的弹匣滴溜溜转动，津津有味地玩起了战争游戏。

由此可知，在我的家族中，提起那些搞政治的或说冒险家，便意味着是些不成器的无能之辈，不过再一想，我的族中人，除掉这些无能之辈外，也没出过什么了不起的能人。因此，从我祖父起，没有搞政治，也没冒险也没死，好歹活到二十世纪后半期的家人老小，对那些倒运的无能者，内心深处，也不免怀有几分敬畏之心。

因此，我想把自己和大学友人一起参加支援苏伊士战争义勇军会议的事，向祖父挑明，心中虽抱有几分戒心，却并不过分顾虑。祖父猛一听，看来会表示出无端碰上了无法避免的意外事件那样的态度，发出经过九十年修炼得来的佯作不解的惊愕之声吧。不过，他随即便会意识到这是自己家门中的孽种又在我身上开花了，唯有自认晦气，别无他法。这一想，我也就不以为意了。再者，一个九十岁的老人，对我的事，已不再抱有多大兴趣。再怎么讲，他不过是明治时代日本人典型的、特大的笨头，发不出多少威风了。充其量，也只像祖父的忠仆、杂种母犬

南洲号那样。(若问它为什么借用了西乡隆盛的号?原因是祖父无意间总认为自己原是该参加西南战争而未果的一类人。请读者联想起萨特^①小说中所说欧洲知识阶层和马德里^②的关系。万一我的这一想法确有几分事实根据,那么,即便是我家保守派的中坚分子的祖父,在其稚嫩的血管中,也曾有过冒险家血液发热流淌的时期。但按年龄计算,西南战争时,祖父不过上小学的年纪。结果,西南战争自然成了我九十岁祖父的马德里是无疑的了。)只看这只母犬,早已老耄无力,可仍把祖父腿上的驼毛色袜子看作老鼠,照旧会发出微弱的呻吟,跑去咬啮。可因为南洲号的牙齿已全部脱落,祖父也只受到它齿龈的啃啮。这样,从旁看来,这无异于它尝试着作了一次游戏。

不过,剩下的唯一问题是,要设法使祖父拿出开罗——横滨的最低费用五万日元。我在大学时,当时学生间流行的一句口头禅是 too much^③。这次即使是取得祖父同意让我参加苏伊士战争,若再开口向他索取旅费,实在是 too much 了。早在我伯祖去美时,万一当他向祖父乞借渡海去美的旅费时,祖父准会耍起保守派即反冒险派的消极抵制手法,也即狠狠捏紧口袋里的钱包,决不让拳头缝透进新鲜空气去,频频摇头的。这样,能使在加州——纽约间少个倒毙的日本人。他对于当时的我也一样,早已作好准备,以免他的众多孙子之一,某天突然气急败坏地捎来一张剪报。剪报内容是:一幅埃及塞得地方的火力发电厂厂房上,蚂蚁般聚集着无数攀登横躺的农民的照片。这些阿拉伯农民以自己瘦削的阿拉伯人的血肉之躯,代替沙袋,毫无惧色地在敌

① Jean - Paul Sartre 法哲学家、小说家。

② 指西班牙内战事。

③ 太过分。

机的机枪扫射下，保卫着火力发电厂。

为此，若说我为了与这些壮烈、勇敢的农民们一起去睡土房作战，打算乘货船中最廉价统舱出发前去，那么，祖父会说，那好，我们家门中不幸的政治人物啊，随你去吧。如此答复，也就完事。若是再进一步要他出旅费供我冒险，祖父定然会如此反问，坚决拒绝的。“苏伊士狂人，你自己要去冒险，要来看我这反冒险家的钱包，未免太不公平了吧！”

在我自身，明知结果定然如此。所以，我在支援苏伊士志愿军首次的集会上，就向会长倾诉事情的原委。这时，在一旁有个最年轻的关西某私立高中生斋木犀吉竖起耳朵听，并和我搭上了话。我们俩奇妙的友情关系从此揭幕。

“要说服那明治时代的遗老吗？我倒想助你一臂之力哩。不过，正由于你忘记了拉·陆秀芙·考^①的效颦者所说的一句名言，才把事儿搞得如此僵。那句名言说：长寿不如早死！”这位掺着关西口音略尖微快的标准语，面上全无胡须的青年这样说。

由关西来东京后，斋木犀吉一直在他画家亲戚家画室内的长椅上和衣而眠，因此，浑身上下已开始透出一种明显的污迹，但在其服饰的独创性特色中确有一些使我心动使我震惊的成分在。首先，由一般印象说，其时身高已达一米七十五公分的魁梧青年，有似乎范尔耐诺^②小品文中的兰波^③，以及当时地方影院、东京市郊三流影院上映的法国影片《肉体的恶魔》中的杰罗尔·菲力普。此后，我每次遇见他，都有这样的感觉，即他那张大脸膛，虽不十分突出，但在哪个群体中都极引人注目的五官长相，

① La Rochefou Cauld 1613~1680，法国伦理学家，著有“箴言集”。

② Paul Marie Verlaine 1844~1896，法国象征派诗人。

③ Jean Nicolas Arthur Rindaud 1854~1891，法国诗人。

实际上，时时刻刻，总像是各式人等富有个性的典型容貌，一般说，就像是另一人的脸膛。就在詹姆士·迪安死于汽车车祸前后，他以令人联想起那位近视眼美国青年的神情，忧郁地眯缝着双眼，前额处搭着头发，从而显得分外局促地到处在转悠。从而，无论谁，都认为在东洋人中，唯有他，长得最像詹姆士·迪安。说来近乎荒唐，可确实有些好事之徒，把此事瞒着他，反映给派拉蒙、华纳兄弟这些好莱坞的影片公司。其结果，可能是由于斋木犀吉确有些模仿和表演能力吧，他竟能在电影院的场下暗处，把握主角特征，并尽可能适应了自己的宽大脸相，作了些表演准备。不过，他一旦进了电影公司，虽也曾作为新人在影片上露了面，但作为演员，并没取得成功。主要原因，据一度为他出过力的制片人说，是由于其双眼过于细小，但据我的观察，是由于他的躯体过分长大，从而其下颚不时在其他演员头顶上晃动，另外还由于他那常带结巴的、尖锐的声音，和日本制片公司制作的青年影片中那些青年主角的性格很不协调。斋木犀吉，想要成为一名硬派明星，甚至练过拳击，并曾作为第四回合的侍者登上拳击台。那是由看错人头吃过苦的韩国制片人掏腰包让他去练的。但到末了，斋木犀吉把由拳击训练场上学来的本领把导演打倒，而后自己又被几个助理导演击倒，这才由电影界引退。这次纠纷，是由于导演要斋木犀吉说一段无聊的台词，是用关西腔说的带有恫吓性的话：“要说我，在这块地面上，算得是个爱打抱不平的汉子，你可别看错人！”

且说，就是这种类型的斋木犀吉，在我与他初会时，足登灰色长筒靴，下穿园木样的黑哗叽裤（裤管开着叉，是当时超前流行的式样。数年后我才屡屡见到有穿这类裤子的人出现。）上身罩一件藏青短外套。这种外表的青年，一想到他去尼罗河流域作战的模样，自然会感到滑稽，不禁失笑的，可不免又为他感到几

分可怜。那时的斋木犀吉，手足不匀称地长大，脑袋大得显出笨相，这样的青年怎么说也是无法摆脱滑稽相的不利年龄的残余。而且，从这时起，还得加上一句，说斋木犀吉已经具备十分老练的人们的说服力。

在去苏伊士参战的志愿军会议首次集会上，决定这年冬由横滨出发，这样，我们便得抓紧时间了。我和打算为我向祖父作说服工作的私立高中生斋木犀吉，乘坐当晚十时半开往四国的联运快车，动身去我祖父在家坐镇的峡谷的村庄。当然，两个人的三等车票，是由我付钱违反使用学生票价优待法，一次买二张购得的。从此之后，即使在斋木犀吉经济上宽裕的当口，我自己的票、自己喝的咖啡之类，也很少由他代付帐款。这种稍向一方倾斜的相互关系，最初便起源于此时。必须承认，能够保持这样的钱财关系，而又无损于彼此的脸面，乃是斋木犀吉作为优良品质的一项特技。一般说来，在两人间，如有一方对另一方接连款待过两次，事实上往往易于影响到两个人的脸面。我知道有些朋友就曾因此失去真挚的友情，感到人生的冷漠。总之，在此意义上，斋木犀吉不失为两人一起进行冒险的绝好伴侣。

去四国的三等车由东京开出时已经满员，找不到我们的坐处，只得并肩坐在走道上，喝着由画家亲戚的女儿送行时赠给斋木犀吉的苏格兰威士忌酒。如把这瓶了不起的优质威士忌变卖掉，足可买上我们两个人的二等车票的。我和斋木犀吉在那沾满泥土坚实的通道上席地而坐的二十四小时中，我的嗓子眼、鼻粘膜，不知受到什么影响，连续不断地咳嗽、打喷嚏。除此以外，却也别无所苦。这就进一步证实了我们原先的想法：和苏伊士地更加艰苦得多的环境相比，什么乘货船越过印度洋，以及这次四国之行车上的苦难，全都不在话下。

火车开出东京，我们俩开始了热情的谈话，越来越得劲。火

车轰鸣着驶过热海的铁路隧道，四周人们已都进入睡乡，我们却仍在忘情地交谈。不，与其说我们交谈，莫如说主要是斋木犀吉一个人在谈。我感到这是我生来第一遭直接从瓶口一心一意地喝起了苏格兰威士忌。（当时并没特别留意瓶上面的标签，但在黑底上大约浮现出 Johnnie Walker 这类字样。）其原因，一是当时的斋木犀吉还不很善于饮酒，从而那酒瓶子大抵落在我的两膝间，另外还因为他的岁数毕竟比我小三岁。年轻人一旦想要得到旁人的理解就必然会把积在自己心中取之不尽形形色式的《他自身的种子》，向竖起耳朵在听的另一人尽快和盘托出。而他这样侃侃而谈，又感到越说得越多，就越发远离自己的核心，从此后，就像是那个在混凝土地面上豕突狼奔的鼯鼠，不顾一切继续着那恐怖和绝望的疾走，而在他那过于热中的头脑中，则考虑着怎样用自己不得要领的罗嗦话，像飞机引擎那样，做逆旋转的功，达到制动的目的。若是我比那斋木犀吉还要年轻些，那么，进行这次最荒唐的舌的马拉松长跑的也许就是我哩。当时的谈话，按我目前的记忆，印象最鲜明的是有关斋木犀吉和向我们致送苏格兰威士忌的画家女儿的两性关系，其次则是有关我们将来自己将干些什么的信念抱负。不用说，这是要以我们从苏伊士战争中平安返回为其前提条件的，而滑稽的是，我们两人还都没有考虑过自己能否由这次沙漠里的战争中生还，重新回归日本列岛这一问题呢。

“说到我与那姑娘性交的场所，只有画家隔壁那间儿童室。而这也只在画家在画室作画时的大白天才行啊。因为一到夜晚，那姑娘和她妈便都穿着睡衣裤到儿童室去就寝。而我在晚上当然只能睡在画家的长椅子上了。因此，研究下来，晚上自然不便。这样，在白天，一到画家去画室工作，姑娘和我便去儿童室翻读那本“天真无邪的书”。姑娘凭倚在儿童写字台上，猫腰躬身而

立，而我，自然在她背后挨过身子去罗。因为万一那画家腻烦了，要去儿童室转一下，她也只须将掀到臀部上的裙子喇地拉下就行，这出儿童活剧自然到此便可落幕了。不用说，我也无须把裤子脱掉。大白天，光着屁股，我才不干呐。而且，要紧的是在性交时得到最大的快乐，从而采用由后行动的立位啊。当然，说来我也并没得到多大乐趣。和女的相比，男人的快感只及女的五分之一吧。我们两个，上一次，就像这样持续了三小时，那姑娘六次对着自己头上的红色三角形鸡冠，说数过我性器官中出来的热波。而后停止计数，一心一意地委身作爱。其间，画家大致都在起劲地修改他的大幅绘画；至于我，有时还和画家隔着墙谈起了巴赫^①。三个小时哩。你瞧，那姑娘登上东京站的台阶时，仿佛在打网球时扭伤了脚，还在说痛呢。这是在我们那三小时里吃的亏呀！”

我担心周围的乘客中可能有人在装睡。这样，为了挫一挫这个十八岁性的修验者^②的锐气，我带着讽刺的微笑冷峻地说：

“可你为什么耍搞它三个小时呢？说到底，不过是性交罢了。”

这句话是对斋木犀吉的一击，而且正好击中了他的要害。他随即比其年龄还要稚气般不断眨巴着眼，脸上泛出红晕，学着我咳起嗽来，又像在嘟囔着说：那，不用说，不过是性交罢了。而后，他重新挺一挺身子，趁势高声地说：“我现在就在考虑所谓性是怎么回事哩。我常爱就某一主题作长时间的冥想哩。这才用了三小时对性的问题进行冥想的。你想啊，过去也有伦理学家，也有哲学家，他们对基本命题，彻底地认真地用自己的头脑进行

^① Johann Sebastian Bach (1685~1750) 德国作曲家。

^② 指修验道的修行者。

探索，而后用自己的声音做出表述。从而，在那个时代，某人对于自然界有这样的想法，另一人对恶魔的存在又提出那样的假说，这是司空见惯的事。可时至今日，情况就不是如此了。现代的人们，已认为对一切基本命题，在二十世纪的历史时期内，统统考虑完，无须再由自己进行考虑了。相反，只须有一整套百科事典陈列在书斋里就万事大吉。可我不愿这样做，我想凡是本质的东西，都该用我自己的头脑考虑一番，准备出专属于我自己的答案。连你也一样，现在如由对面摇摇晃晃跑来个老婆婆，说她生了癌症之类的病，想请教你有关于死的问题的个人意见，若如此，你会感到为难吧。我就在为解决这类问题进行准备，我已经就各类问题做过考虑，做出记录。我想把这一些作为终生事业去完成，在我咽气前，要把我的哲学冥想记录出版一本像工商企业行名录那样篇幅的大书哩。”

“我想那是一项了不起的计划哩。可是，你是从哪时起，开始进行这类冥想的？”

“从十五岁生日时起，对各类命题大致考虑过，就是对于性，现在大体考虑完毕。我之所以要参加苏伊士战争也是因为要对战争本身，以及勇气、卑怯、暴力、希望、失败等问题进行冥想哩。原来，我自然也想就出发这一命题，摆出自己的观点。”他自我陶醉地说。这个面带嘲弄而无表情的恶作剧似的斋木犀吉的孩子般的认真劲儿说起这类话语时，只觉得那由苏格兰威干忌发散出的木莓香醉意也便增加了几分，使我心动，感到在支援苏伊士战争的志愿军集会上有幸结识到一个朋友。这样，当斋木犀吉问起我在苏伊士战争后想干什么时，也便把过去从未向谁透露过的计划，向他明说了。

“我打算写小说哩，当然，也要写苏伊士战争，但主要写我自己。而且，我的小说，不采用沉甸甸顶盔贯甲的文体，要采用